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五十三回 病寶珠對鏡惜芳姿 俏麗雲登山聽松籟

卻說柳夫人見寶珠瘋了，正大哭著。寶珠猛然見哭的是柳夫人，因低問裊煙道：「這大的喜事太太怕不知道嗎，怎哭著？」裊煙見他略清些，又往常聽人說，一個人狂喜過度，定是偏了心。只一嚇便轉轉來了。因道：「爺不知道，花小姐嫁了，所以太太哭著呢！」寶珠一驚道：「嚇！原來嫁了，不是嫁我。」裊煙啐了一口。寶珠一想，當是丫頭們傳誤的，便自覺慚愧，也哭起來。柳夫人見他也哭，因道：「你怎便瘋了？」寶珠紅了臉，講不出來。柳夫人道：「你姐姐給了你，你便喜也不致狂到這樣，你瘋了教我怎樣？」寶珠低了頭。柳夫人又道：「我不打緊，你三老爺知道，可又不擇了興，你可怎樣對付你姐姐住。」此時寶珠心已清了，聽這話又明明是眞的，心裡歡喜，便又露了笑影，又紅了臉。柳夫人見他低著頭，一句話也沒有了，知道醒了過來。因又氣又好笑，也不多講，便自放心歸院去了。這寶珠又把從頭的話細想一遍，又有些疑惑起來，見裊煙坐在旁邊，因扯他的手道：「好姐姐，你告訴我究竟是怎麼樣的？」裊煙道：「我不和爺講，回來爺又瘋了，我可是嚇不起的。」寶珠笑道：「我哪裡瘋來，我不過一時高興忘了形了，你告訴我也好安了我的心。」裊煙笑一笑道：「我問爺，果然婉小姐許給你了，你有什麼好處？」寶珠笑道：「講好處多呢，你明兒瞧著就是。」裊煙拿指頭向他臉上一抹道：「可不臊死人呢？」寶珠嗤嗤地笑將起來。扯著裊煙的手道：「為什麼臊的呢？」裊煙笑著一甩手道：「不瘋吧，這會子總算病好了，也不將養會子，爺向鏡子裡照照去，可還像個人呢。」寶珠不信，因走到著衣鏡邊，晴煙把鏡袱去了。寶珠一照，詫異道：「這敢便是我嗎？」晴煙一笑，裊煙也走過來。寶珠見自己臉兒早憔悴到十分了，只兩鬢眉兒綠的分外可憐，雖是笑著還是顰態，把裊煙並肩兒一坐，只覺自己黃瘦了好些。忽掉下淚來道：「我已這樣，不知我姊姊還比我憔悴到那麼地步呢？」裊煙道：「他倒早好了呢，你病得這個樣兒不早將養好，明兒給他見了可不又叫他傷心嗎！」寶珠點首，因便走開來，晴煙仍將鏡袱遮好，見寶珠睡去，便來替他蓋好了，讓裊煙陪著，自己歸自己睡去不提。

且說秦文自那日回來，氣急痰喘，一日重似一日。秦瓊原帶回來了，因見寶珠已授了編修，秦瓊還只是個廩生，心裡頗不受用。因在湖南時候，便給他保了個理藩院主事。眼下部文轉了，便打十一月初一著秦瓊進京供職去了。自己原請了兩個月病假回來，看看限期將滿，病尚未好，朝廷又不准乞休，只得再請展假。又因秦珍和寶珠兩個開春都要進京供職去的，便打算把寶珠在年內迎娶了，又省耽挨時日。因請柳夫人來，把這個意思講了。柳夫人卻合著自己主見，便一口說好。秦文因喊漱芳代寫一封書子給花占魁，把誤定下兩邊親事要他隨和過去的話講了。漱芳順著秦文的話寫了稿子，送秦文看了，秦文點首兒。便教發書啟，叫白劍秋寄去。秦文因向漱芳道：「親家太太可在府裡嗎，舅爺高升了，你可知道？」漱芳道：「是呢，家太太還是八月間進京去的。」秦文道：「令兄在京的時候和我講，他心裡極想放出來，所以不望打詹事府轉去，和我商量才得由編修升了都察院的巡御史，照這樣好好的年巴便好放出來了，這便宜多了。像我當初才費事，由編修遷了詹事府右中允，再由右中允升翰林院侍讀又遷到國子監祭酒，我滿擬放出來了，哪知道倒升了內閣學士，又遷到禮部裡去混了幾年，才攬到一個左都御史，遷了刑部，到這會子才放出來。從頭一算，已四十多年了，頭到白了還不能告歸，所以我說做京官不如做外官自在的多呢。」漱芳稱是，坐了一會，便退了出來。聽秦文又在裡面氣喘了，心裡很不受用，怕秦文有甚長短，秦瓊便沒人約束了。回到自己院子裡，納悶了一會。忽丫頭們傳進一封京信來，拆開看是白素秋寄來的。看了一遍，才知李冠英由庶吉士升了內閣中書，但放了外府同知，此刻攬了個江蘇吳縣的署缺，到任去了。心裡替素秋歡喜，便放下書子，順步到東花園來，想和軟玉談談。進了園子到鏡臺來，可巧軟玉到綠夢庵蕊珠那裡去了。漱芳因便到綠夢庵來，進門見芭蕉樹下睡著兩隻白鶴，蕊珠靠在欄杆上手裡拿瓜子殼子打他，見漱芳來，因笑道：「難得呢，怎麼兩天不來看我，險些兒悶死了呢。」漱芳笑說：「因老爺病著要服侍，所以不得空兒。」蕊珠笑道：「怪道人都說你是好媳婦兒。」漱芳笑道：「你也不用嘲笑我，你也是即補的媳婦兒。」蕊珠紅了臉道：「姊姊怎麼眼下便都是滿口官話，又是什麼即補即用的，滿口嚼著。」漱芳也笑道：「我剛聽老爺背了許多履歷，又素秋姊姊信來，便覺聽熟了，也隨口講講。」蕊珠隨把手裡的玫瑰瓜子分給漱芳吃，漱芳接了，笑問道：「這是姑蘇的水炒，你哪裡來的？」蕊珠紅了臉道：「偷來的呢！」漱芳道：「是寶珠送你的呢！」蕊珠啐了一口，漱芳笑道：「還強嘴呢，這可不是顧眉仙送來給寶兄弟的？」蕊珠一笑道：「誰講？我吃這個還是婉姊姊前兒送我的，你要取笑我我還有好東西不給你了。」漱芳笑道：「我搜去！」說著便走進房去，蕊珠也跟了進來。漱芳向兆台上一看，沒有，把抽屜抽開一看，也沒有。因見玻璃櫥裡擺著一串洋錫罐子。因笑道：「有了。」便過來拿。蕊珠笑著攔住了，說你不告饒，我定不給你。漱芳笑道：「你叫我告什麼饒！」蕊珠道：「你可還講不講是他的呢？」漱芳道：「他是誰，我還不知道呢！」蕊珠道：「你還講尖酸話兒嗎！」說著紅了臉，向他兩肋下撓去。漱芳笑的軟坐到美人榻上，蕊珠也笑著。忽牀裡面有人笑罵道：「造反了，我好好的睡一會兒也不容我。」漱芳回頭看是軟玉，掀著帳子直下地來。漱芳笑道：「怎麼大白晝跑這裡來睡，敢昨晚子夢裡又和寶兄弟玩去沒睡覺嗎？」軟玉啐了一口道：「你倒昨晚子做夢和瓊二哥玩去呢！」漱芳紅臉道：「扯你的臊，一個姑娘家也知道什玩。」軟玉也紅了臉道：「我本來不知道你們怎麼玩，還是你講來，我也不知道玩字指什麼的。」漱芳笑道：「你說我這玩字指什麼的？」軟玉佯嗔道：「我不知道，你問自己去。」漱芳也便笑笑，不叮下去。因將著蕊珠的手向軟玉道：「睡什麼，咱們同往美姐姐那裡玩玩去。」軟玉點點頭兒，便整整鬢髮，向鏡屏裡照一照，見頰上印了些枕痕，因拿指頭兒丫了丫，同著出來。望見寶珠身邊的裊煙手裡拿著個紙條兒走來，見三人來了，因站住了道：「剛我看二奶奶去，說在這裡。爺喊我往舊院子裡去請美小姐和麗小姐去，哪知道我幾天沒去，那園裡的人都搬到這裡來了。」漱芳笑道：「是呢，為那邊只軟小姐兩位住著冷靜，所以都搬過來了，你敢沒找到大小姐嗎？」裊煙道：「我不知道住在哪幾所院子裡？」漱芳因指道：「茜小姐住的這邊石聽琴室，綺小姐住石林仙館。美小姐住小凌波榭，麗小姐住暗香堂後面的小羅浮仙館。」裊煙應著道：「這幾天把我這位小太爺悶死了，說好像落了孤老院似的，也沒有一個姐姐妹妹看他去。這邊又不能來，怕三老爺知道要講他，氣得很。寫這個條子叫一房一房的送去請他們看。」漱芳接來看，見寫著些寂寞孤零苦惱的話頭。因笑給軟玉看看，軟玉付之一笑。漱芳把條子還裊煙道：「你講去，說日子快當呢，回來少不得有他的好姐姐好妹妹成日的伴著他呢。」裊煙望著軟玉一笑，蕊珠早低了頭。軟玉見裊煙去了，因笑道：「二嫂子這話倒有點兒像是氣寶珠，幸而你是他的嫂子，不人還當你拈。」說著，止住了不說。漱芳啐了一口罵道：「倒把我臊死了呢，拈什麼來嚇，你和誰拈去，便要拈這會子也早呢。」軟玉笑著早先走了。漱芳將著蕊珠跟來，一路笑說著，打沿山走廊繞到小羅浮仙館，見前後有幾十棵梅花，多已開得和雪似的。石筍邊有一隻老鶴在苔階踱圈兒，啜著，見三人來了，側著眼睛來看。蕊珠拿帕子甩他一下，那鶴拍著翅膀逃去，亂叫。裡面暖簾一動，將手兒走出兩個丫頭，看時是美雲身邊的秋>、碧桃。因道：「你小姐也在裡面嗎？」秋>道：「剛在這裡，這會子和二小姐、三小姐到山上玩去了。」漱芳因攜著軟玉蕊珠打梅花下循山游廊走去，走上麝雪亭。見寶珠寫的「百花頭上」四字已榜著了。憑欄望下去，那梅花和潮一般擁著。忽見下面走廊上一個人打梅花隙裡露一個影兒，見是戴紫金冠的，當是寶珠，便把帕子打一個結子打下去，卻兜在梅花枝上，那花片落了他滿頭滿身。那人昂起頭來一看，原來是賽兒，三人都笑了起來。賽兒見三人站在百花頭上對他笑，才知是拿物事打他的。因道：「怎麼，你們打我嗎？」漱芳笑道：「我那帕子兜在樹上了，好姐兒給弄下來還我。」賽兒仰面，見帕子果然掛在梅花枝上。因進屋子裡去，找了個長雞毛帚兒來，倒轉頭用桿子去撩卻撩不著，便站到石凳上去一撩，那帕兒和些花瓣兒照臉打將下來，險些跌，三人在上面笑著。他便丟下雞毛帚子一氣跑上來，一頭撞在軟玉懷裡，說你打我嗎？軟玉笑道：「這可冤人呢，你嬌娘打你的，怎麼做我不著。」漱芳早趁勢兒把帕子向他手裡奪來，望上面峭壁游廊上逃去，賽兒來追。漱芳急急走上一覽亭，笑著軟坐倒了，接腳賽兒和軟玉、蕊珠也來了。賽兒又來奪帕子，漱芳不肯，軟玉卻把賽兒一把抱住，說：「你怎麼撞我，我心痛了。」賽兒笑拚著不理。軟玉把他挾的死緊，口裡要他告饒。漱芳卻站得遠遠的一手把個帕子展開來，擰著引他道：「在呢，你拿得去嗎？」剛笑著，忽一陣風

來，漱芳擰得不牢，那帕子和放風箏似的吹了去了，大家都笑起來。賽兒拍手稱快道：「好嚇！天也不容這勞什子呢。」漱芳看那帕子悠悠蕩蕩飄墜下去，不知掉在哪裡去了。因笑著和賽兒、軟玉、蕊珠四下望了望，見夕陽斜照著，只半城的人家有陽光照著。因道：「寶兄弟前兒詠這裡的詩，有意思呢！那『一線長江千里白，半城斜日萬家黃。』兩句倒確切呢。」賽兒點首。便和三人從那後面走那游廊下來，早聽見一片的波濤聲，再走下幾步，便見幾百株鬆樹成了一叢林子。這游廊盤旋下來，便穿到鬆林裡去，彎彎曲曲多是紅欄杆子的走廊。接著中間一座四方亭子榜著「巢雲」兩字，進裡面有些杯盤狼藉著。麗雲的兩個丫頭小紅、小翠在那裡收拾。軟玉因問：「他們哪裡去了？」小翠向後面窗外指道：「在那裡呢！」四人同走出來。見美雲、麗雲、綺雲三個正打那面游廊轉彎抹角走來，兩邊迎著。麗雲笑道：「怎麼，你們嬌怯怯的，今兒也上這高山來。」蕊珠笑道：「我早走的腳跟兒痛了，你們怎不賞梅花，卻這裡來喝西北風。」美雲笑道：「我也這樣說，麗妹妹天天對著梅花，看厭了，倒來聽這濤聲。」剛說著，早一陣大風，那滿林的鬆樹虎也似的吼將起來，把各人的衣袂都吹起來。賽兒等都捧著臉說，好很的風，只麗雲一個仍瀟瀟灑灑迎著風走去。還說有趣。眾人便在巢雲亭坐了會兒，下山去小羅浮仙館裡暖酒賞梅去了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小病不須嫌寂寞，美人隨在見風流。